



六臣註文選卷第六十



梁昭明太子蕭

統選

唐

李善 張銑

呂延濟 李周翰

劉良 呂向註

行狀

齊竟陵文宣王行狀一首

良曰述其德行之狀

祖太祖高皇帝

父世祖武皇帝

任彥升

南徐州南蘭陵郡縣都鄉中都里蕭公年三

十五行狀

公道亞生知照隣幾庶

五臣本作庶幾 善曰論語孔子曰生而知之

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傳季友脩張良廟教曰道亞黃中照隣殆庶 向曰亞次也言道次於生知之性也照明隣近也言明近於庶幾之道也 孝始人倫忠為令德

公實體

五臣本作禮

之非毀譽所至

善曰毛詩序曰成孝敬厚人倫

左氏傳君子曰忠為令德 論語子曰吾之於人誰毀誰譽如有所譽高誘曰吾之於人也莊子曰舉世譽之而不加勸舉世非之而不加沮 銑曰非人言辭所能毀譽以至於此

天才博瞻學綜該明

善曰郭子曰孫子荆上品狀王武子曰天才英博亮

拔不羣潘岳任府君畫讚曰學綜羣籍智周萬物

濟曰綜理該通也

至若

五臣本作

乃曲臺之禮九師之易

善曰七略曰宣皇帝時行射禮博士后倉為之

辭至今記之曰曲臺記又曰易傳淮南九師道訓者淮南王安所造也漢書音義曰淮南王安聘明易者九人號九師說 翰曰曲臺行射禮之所也漢淮南王安者有明易者九人號九師也

也樂分龍趙詩析

先

齊韓

善曰漢書曰雅琴趙氏七篇名定渤海人

宣帝時丞相魏相所表又曰雅琴龍氏九十九篇名德梁人也又曰詩魯齊韓三家應劭曰申公作魯詩韓嬰作韓詩臣讚曰韓固作齊詩也良曰雅琴龍氏有九十九篇趙氏七篇韓齊二家作詩而陳農所未究河間所未輯 善曰漢書能析理也 善曰漢書

以書頗散亡使謁者陳農求遺書於天下又曰河間獻王德從人得善書必為好寫與之留其真加金帛賜以招之由是或有先祖舊書多奉以秦獻王者故得書多與漢朝等 向曰言竟

陵王及其所未窮盡者未有一於此罔不兼綜

來集者皆復重興其事也者歟善曰謝承後漢書曰劉靚方策所載靡不

者無不兼必綜者無不兼向曰謂上諸學校之事有一人善

理而學之昔沛獻訪對於雲臺東平齊聲於揚

史善曰東觀漢記曰沛獻王輔永平五年秋京

師少雨上御雲臺召尚席取卦具自卦以周

易卦林占之其繇曰蟻封穴戶大雨將集明日

大雨上即以詔書問輔曰道豈有是邪輔上書

曰案易卦震之蹇蟻封穴戶大雨將集艮下坎

上艮為山坎為水出雲為雨蟻穴居而知雨將

雲雨蟻封穴者故以蟻為興文詔報曰善哉王

次序之又曰上以所自作光武皇帝本紀示東

平獻王蒼蒼因上世祖受命中興頌上甚善之

以問校書郎此與誰等皆言類相如揚雄前代

史岑比之銑曰漢明帝時大旱御雲臺之上

筮得蹇卦帝不解以問沛獻王輔輔上書曰蹇

者坎上艮下此山有承水雨即至矣果如其言

又東平王蒼上書天子甚善之以問左右賢臣

左右皆曰其才如揚雄史岑也淮南取貴於食時陳思見稱於

七步方斯蔑如也善曰漢書曰淮南王安上使

世說曰魏文帝令陳思王七步成詩詩曰萁在

荆州刺史宋順帝即位起兵作亂時以荆州比
陝州為分陝之望也如侯甸之服故云陝服也

宋鎮西晉熙王南中郎邵陵王並鎮盆口
善曰沈約

宋書曰明帝第六子燮字仲綏封晉熙王進號

鎮西沈攸之舉兵鎮尋陽之盆城又曰邵陵王

王友字仲賢明帝第七子也年五歲出為南中

郎將江州刺史邵陵王向曰二王並以攸之

之亂鎮盆口也 **世祖毗贊兩藩而任惣西伐**
善曰

盆口江州也 **沈約宋書曰齊王太子奉晉熙王燮鎮尋陽之**

盆城向曰時齊世祖為齊王太子輔贊二王

之政西伐沈攸之 **公時從在軍**
善曰從世

亂也兩藩二王也 **鎮西**

府版寧朔將軍
銑曰以版封授為寧朔

將軍非臺署之輔也 **軍主南**

中郎版補行參軍署法曹
善曰沈約宋書曰除

拜則為參軍事府版

則為行參軍 **于時景燭**

長也署主也言為軍守王法之官也

雲火風馳羽檄
善曰言雲火之多如景之照羽

雲火萬炬以防夜四子講德論曰風馳雨集漢

文選卷之三

善曰

沈約

善曰

善曰

善曰

善曰

善曰

善曰

善曰

善曰

善曰

善曰

善曰

善曰

善曰

善曰

善曰

善曰

與語使就伎人列瑀善解音能鼓琴遂撫弦而
歌因造歌曲曰弈弈天門開大魏應期運青蓋
巡九州在西東人怨士為知己死女為悅已玩
恩義苟潛暢他人馬能亂為曲既捷音聲殊妙
當時冠坐太祖大悅署為記室何法盛晉中興
書曰王承字安期司空東海王越以為記室參
軍雅相敬重勅于毗曰夫學之所益者淺體之
所安者深閑習禮度不如式瞻儀形諷味遺言
不如親承音旨王參軍人倫之表汝其師之史
記張釋之曰秦任刀筆之史 濟曰言其有大
才故刀筆不足以宣其功蓋以為技也風
儀體氣所以大益於人倫也 除郡

陵王友又為安南邵陵王長史東夏形勝關河

重複善曰尚書王曰爰建爾于上公尹茲東夏

碑曰述遷會稽太守此蓋關河之重複決漢書田肯曰秦形勝之國也韓康伯王述

而舉敦說斯在

善曰論語子夏曰舜有天下選

傳曰晉蒐於被廬謀元帥趙衰曰卻縠可臣亟
聞其言矣說禮樂而敦詩書君其試之 良曰
選於眾官舉之為會稽太守重德
悅才其在於竟陵王也敦重也除使持節都

督會稽東陽臨海永嘉新安五郡諸軍事輔國

將軍會稽太守太祖受命廣樹藩屏善曰左氏

昔周公故封建親戚以藩屏周室 濟曰太祖
高皇帝受宋順帝禪位而為天子也廣樹藩屏
謂封子弟公以高昭善曰西

玄成曰父為昭子為穆孫復為昭也音韶漢書
文帝詔曰左賢右戚 向曰竟陵王於高祖為
昭於武帝為穆惟辭也戚封聞喜縣開國公食

邑千戶又以奏課連最進號冠軍將軍

善曰漢書曰倪

寬為農都尉大司農奏課最連韋昭曰最連得

第一也銑曰言其為太守奏功課與諸郡相

連而比其考為第一也故越人之巫覩正風而化

俗善曰范曄後漢書曰第五倫字伯魚京兆人

也拜會稽太守會稽俗多淫祀好卜筮民常

以牛祭神百姓財產以之困匱倫到官移書屬

縣曉告百姓其筮祝有依託鬼神詐怖愚民皆

案論之有妄屠吏輒行罰於後遂斷絕百姓以

安翰曰事鬼神曰巫言越人好為淫祀以事

鬼神而竟陵王理之都篁竹之曾感義讓而失

邑正風而人俗化也

險善曰漢書淮南王上書曰臣聞越處谿谷之

間篁竹之中范曄光武紀贊曰金湯失險

良曰越南之俗處於谿谷篁竹之中常恃其險

而竟陵王理之其酋長之徒皆感義讓之風而

奔其險阻以歸其德也邪叟忘其西吳

忘於西景

龍丘狹其東阜善曰華嶠漢書曰劉寵拜會稽

太守微為將作大匠山陰有五

六老叟自若邪山谷出送寵曰聞當見奔故自

扶來送潘安仁楊經誅云日吳景西望于朝陰

范曄後漢書曰任廷宇長孫南陽人拜會稽郡

尉年十九吳有龍丘叢者隱居志不降辱四輔

三公連辟不到掾史白請召之延曰龍丘先生

躬德履義有原憲伯夷之節都尉洒掃其門猶

懼辱焉君之不可使功曹奉謁修書記致醫藥

吏使相望於道積一歲叢乃乘輦詣府門願得

先死備錄延詞讓再三遂署議曹祭酒阮籍奏

記曰將耕東阜之陽輸黍稷之稅向曰邪謂

若邪谿也後漢劉寵為會稽太守帝徵拜將作

大匠有老叟五六人出自若邪谿人齎百錢送

寵皆戀寵德義忘夕而不反西景謂日夕也言

說慕德化而狹其耕農故出仕也東阜則耕農

之所也 **會武穆皇后崩公星言奔波泣血千里** 善

蕭子顯齊書曰武穆裴皇后諱惠昭河東人父

璣之后生子良禮記曰惟父母之喪見星而行

夜見星而舍毛詩曰星言夙駕仲長子昌言曰

救患赴急跋涉奔波者憂樂之盡也禮記曰高

子臯執親之喪泣血三年未嘗見齒君

子以為難 銑曰星言早行侵星也 **水漿不**

入於口者至自禹穴 善曰禮記曾子謂子思

於口七日漢書曰司馬遷南遊江淮上會稽採

禹穴 濟曰禹穴在會稽山言其從會稽而至

於都 **逮衣裳外除心哀內疚** 善曰禮記曰親喪

也 已竟哀不忘也稽康幽憤詩曰心焉內疚爾雅

曰疚病也 翰曰逮及也疚病也謂除脫衰服

也 **禮屈於厭** 烏降事迫於權奪 善曰禮記曰有

從有服而無服

公子於其妻之父母鄭玄曰凡公子厭於君降

其私親女君之子不降也晉起居注宋公表曰

情由權奪也 良曰禮父在母喪服期為尊在

屈厭而降之事理又迫於權宜而奪哀情使入

仕也謂將授 而茹感肌膚沈痛瘡距 善曰廣雅

征虜將軍 禮記曰創鉅者其口又痛甚者其愈遲三年者

稱情而立文所以為至痛極 向曰言茹食憂

苦損其肌膚沈於痛毒如 故知鐘鼓非樂云之

瘡痛之至傷感憂距至也

本縗麤非隆 五臣本 **殺所之要** 善曰論語子曰

云乎哉馬融曰樂之所貴者移風易俗也非謂

鐘鼓而已左氏傳曰齊晏相子卒晏嬰麤衰斬

寢苦枕草孫卿子曰喪三年何也曰加隆焉故

三年以為隆總小功以為殺鄭玄禮記注曰有

隆有殺進退如禮莊子曰本在於上末在於下

要在於主詳在於臣鐘鼓之音羽旄之容樂之

要在於主詳在於臣鐘鼓之音羽旄之容樂之

要在於主詳在於臣鐘鼓之音羽旄之容樂之

要在於主詳在於臣鐘鼓之音羽旄之容樂之

要在於主詳在於臣鐘鼓之音羽旄之容樂之

要在於主詳在於臣鐘鼓之音羽旄之容樂之

要在於主詳在於臣鐘鼓之音羽旄之容樂之

要在於主詳在於臣鐘鼓之音羽旄之容樂之

未哭泣縗經隆殺之服哀之未
禮本要在於中情豈以鐘鼓之聲縗麤之服升
降以為禮樂
改授征虜將軍丹陽尹良家入徙

戚里內屬政非一軌俗備五方
善曰三輔黃圖曰宣帝為杜陵

徙良家五千戶居於陵漢書萬石君傳曰徙其家長安中戚里以姊為美人故也漢書秦地五

方雜錯良曰漢宣帝為杜陵徙良家五千戶居於陵天子有親姻者居之名曰戚里言齊亦

倣漢有此事內屬當族親也言政非一法使風俗必備五方作則也公內樹寬明

外施五臣本簡惠善曰馮衍說鮑永曰幸蒙危

晉書曰吳隱之為晉神泉載穆轂下以清善曰

陵太守布政簡惠賦曰寔惟地之奧區神泉漢書谷永上疏曰薛宣為御史中丞執憲轂下胡廣漢官解故注曰

轂下喻在輦轂之下京城之中也范曄後漢書

曰楊璉為零陵太守郡境以清翰曰神泉良

田也謂都畿之內也載事也穆和也言都畿之內政事以和輦轂之下其化之清也轂下帝都

也武帝五臣本嗣位進封竟陵郡王食邑如千

戶齊曰如千戶猶若干也復授使持節都督南

徐兗二州諸軍事鎮北將軍南徐州刺史翰曰

有後魏在北而齊在江南北地皆非其所有志遷使持節侍中都督南兗徐北兗青冀五州諸

軍事征北將軍南兗州刺史何曰兗青冀並在

北不得至其州蓋遷授兗徐接壤素漸河潤善曰漢書武帝詔曰

淮南衡山兩國接壤

東觀漢記曰拜郭伋潁川太守召見辭謁帝勞之曰賢能太守去帝城不遠河潤九里冀京師并蒙福也向未及下車仁聲先洽善曰漢書曰素本漸及也

定襄太守其下車作威吏民竦息玉關靖柝北銑曰下車謂初至也洽徧也

門寢扃善曰漢書曰龍勒有玉門關周禮曰凡軍事聚櫟鄭玄曰擊櫟兩木相斲行夜

時也櫟與柝同史記曰齊威王曰吾吏有黔夫者使守徐州則葵人祭北門裴駘曰齊之北門

說文曰扃外關門之關濟曰玉關塞門關名也柝謂夜擊守更木也此言後魏在北故比之

匈奴王關也靖柝謂疆界無守備也北門謂潤州為國之北門也寢扃謂除其關守也

旨以董司岳牧敷興邦教善曰晉起居注宋公表曰董司岳牧

引罰孔安國尚書傳曰董督也潘岳中詩曰岳牧慮殊禮記司徒明七教以興民德尚書曰

司徒掌邦教翰曰朝旨天子意也董正也司主也岳牧太守也敷布興起邦國也言天子之意以正百官之主司者以太守之

任為重將布起國家之政教也方任雖重比

此為輕善曰山濤啓事曰方任雖重比此為輕

司徒侍中之職徵護軍將軍兼司徒侍中如故太守為輕也

又授車騎將軍兼司徒侍中如故即授司徒侍

中又如故良曰謂前兼司徒今即上穆三能五

本作下敷五典善曰漢書曰三能色齊君臣和蘇林曰能音台尚書帝曰契汝

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寬又曰五典克從孔安國曰五典五常之教銑曰穆和也三台星名主

三公位也三台星色齊則君臣和也敷布也五典五常之教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也

闢玄闡以闡化寢鳴鍾以體國善曰玄謂道也

混沌難知孫放數詩曰一往縱神懷矯跡步玄

闡范曄後漢書曰栢榮為五更贊曰待問應若

鳴鍾 翰曰闢開也闡門也言開正道之門以

闡揚天子化也謂其雖貴而息其擊鍾鼎食之

盛以尚節儉之道以體 翼亮孝治緝熙中教善

國家之理也寢息也 孝經曰昔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不敢遺小

國之臣司徒故曰中教 向曰翼佐也亮猶行

也緝和也熙廣也言佐天子行其 奪金恥訟蹊

考理使天下太和廣布中平之教 田自嘿

善曰呂氏春秋曰齊人有欲得金者清

旦衣冠之鬻金者之所見人操金攫而

奪之吏捕而束縛之問曰人皆在焉子攫人之

金何故對吏曰殊不見人徒見金耳左氏傳申

叔時謂楚子曰牽牛以蹊人之田而奪之牛以

蹊者信有罪矣而奪之牛罰以重矣 銑曰言

竟陵王執政人皆不為爭訟蓋德化之所及也

有牽牛以蹊人之田而奪之牛得奪牛之罪重

於蹊田之罪也言今蹊過於田者乃懷其義讓

亦嘿然不相爭奪矣蹊道也言牛行於田以成

道不彫其朴用晦其明聲化之有倫繫公是賴

善曰呂氏春秋曰賢不肖各反其質行其情不

彫其素高誘曰素樸也周易曰明入地中明夷

君子以莅衆用晦而明王弼曰藏明於內乃得

明潘元茂九錫文曰故周室之不壞繫二國是

賴 翰曰物皆任其質朴不作彫鏤外貌如晦

其內則明也倫次也繫發語之聲也繫公是賴

謂政理賴 庠序肇興儀彤國冑師氏之選允歸

得此公也

善本作

師字

人範 善曰禮記曰有虞氏養國老於上

庠夏后氏養國老於東序鄭玄曰

皆學名也毛詩曰儀彤文王表山松後漢書曰

李膺風格儀彤皆可師範尚書曰夔命汝典樂

教胄子周禮師氏掌以敷詔王以三德教國子
法言曰務學不如務求師師者人之模範也
向曰謂欲以為國子祭酒也庠序國學也肇始
也胄子也謂百官之子皆學於中也故曰國子
也師氏周官掌教國子也允信範法也言以本
師氏之選信歸於竟陵王以為合法則也

官領國子祭酒固辭不拜八座初啓以公補尚

書令善曰陳壽魏志評曰八座尚書即古六卿
之任也晉百官名曰尚書令尚書僕射六

尚書古為八座尚書 銑 式是敷奏百揆時序
曰八座謂六尚書二僕射

善曰尚書曰敷奏以言又曰納于百揆百揆時
敎王隱晉書詔曰今之尚書令皆古之百揆之

任也 良曰式用也言用是忠良之德敷
奏天庭則百事於是有序 夫國

家之道互為公私君親之義遞為隱犯善曰事
親有隱

而無犯事君有犯而無隱有諫諍之義隱謂不
稱揚其過犯謂犯顏色而諫也

公二極一致愛敬同歸善曰國語樂共子曰成
聞之人生於二事之如

一父母生之師教之君食之 非食不長非教
不智生之族也故一事之唯其所在則致死矣

孝經曰資於事父以事母而愛同資於事父以
事君而敬同 向曰公謂竟陵王也三極謂君

親也一致謂忠孝同為一 亮誠盡規謀猷弘遠
也愛敬之道同歸君親也

矣善曰國語召康公曰天子聽政近臣盡規晉
中興書冊陶侃曰公經德秉哲謀猶弘遠

濟曰亮信猷 又授使持節都督揚州諸軍事場
風弘大也

州刺史本官悉如故舊惟淮海今則神牧善曰
尚書

曰淮海惟揚州地 里 曰崑崙東南地方五千
里名曰神州 銑曰揚州近淮海二水神牧謂

竟陵王治之如神明矣牧即刺史也編戶殷阜五臣本俗滋繁

善曰漢書呂后曰諸將故與帝為編戶良曰編戶萌俗皆百姓也殷衆阜盛也滋繁言多也

不言之化若門到戶說矣善曰周易曰不言而信存乎德行孝經曰

君子之教以孝非家至而日見之鄭玄曰非門到戶至而日見也楚辭曰衆不可戶說兮孰云

察余之中情頃之解尚書令改授中書監餘悉如故

獻納樞機絲綸允緝善曰兩都賦序曰日月獻納周易曰言行君子之樞

機禮記曰王言如絲其出如綸翰曰樞機言語也絲綸天子之言也允信緝和也武皇

晏駕寄深負圖善曰應劭風俗通曰宮車晏駕謹按史記曰王稽謂范雎曰夫

事有不可知者有不可奈何者一日宮車晏駕是事不可知也君雖恨於臣是無何奈何謂秦

昭王以天下終也昔周康王一旦晏起侍人以

為深刺天子當夜寢早作身省萬機如今崩殞

則為晏駕矣家語孔子觀於明堂觀四門之墉

有周公相成王抱之負斧戾南面以朝諸侯之

圖焉向曰晏駕謂天子崩寄深負圖謂授公命輔少帝也負圖者負託帝圖以朝百辟也公

仰惟國典俛遵遺託俯擗天倫踊絕于地居處

之節復如居武穆之憂善曰穀梁傳曰兄弟天倫也何休曰兄弟後

天之倫次也禮記曰婦人擊心爵踴鄭玄曰爵踴足不絕地也濟曰擗撫心哭也天倫兄弟

也言撫心哭其兄弟號踊墮絕于地也銑曰居喪之節如前武穆皇后之憂水漿不入口而哀心聖主嗣興地居且奠善曰蕭子顯齊書曰鬱林王昭業文惠太子長子世祖崩太孫即位良曰鬱林王昭業

居旦奭謂如周公召有詔策五臣本作崇授太傅領

司徒餘悉如故坐而論道動以觀德善曰周禮

道謂之三公禮記曰樂行而民向方可以觀德

矣翰曰坐而論道三公之職也其貴重人尊

敬之故坐而論道與百官異也地尊禮絕親賢

舉動所為皆天下所觀其德也莫貳善曰晉中興書恭帝詔曰大司馬地隆任

賢褒功表德向曰位居尊重之地與百又詔

官禮儀隔絕則親戚賢臣皆無有二心也

加公入朝不趨讚拜不名劔履上殿銑曰天子

有詔使入天子之朝不趨走讚言也不名謂不

稱名百官皆不得帶劔履上殿而竟陵一人天

子獨許之蕭傳之賢曹馬之親兼之者公也五

敬之甚也臣

本作矣善曰漢書曰上賜蕭何帶劔履上殿

入朝不趨又曰上欲自行擊陳稀周繇泣曰始

秦攻破天下未曾自行今上帝自行是無人可

使者乎上以為愛我賜入殿門不趨而繇與傳

寬同傳寬無不趨之言疑任公誤也魏志曰曹

真字子丹太祖族子也明帝即位遷大司馬賜

劔履上殿入朝不趨晉公卿禮秩曰汝南王亮

秦王東吳王晏梁王彤皆劔履上殿入朝不趨

濟曰蕭傳謂蕭何傳說也曹真魏太祖族子也

明帝即位遷大司馬入朝不趨司馬宣王得乘

輿上殿今言竟陵賢則如蕭傳

親則如曹司二者公實兼之復以申威重道

增崇德統良曰統紀也言更進督南徐州諸軍

事餘悉如故並表疏累上身沒讓存善曰王隱

帝贈羊祜詔曰身沒讓存遺言益厲翰曰武

疏表也身死而讓辭不已謂讓徐州諸軍事天

天

不愁魚斬遺梁岳頽峻善曰左氏傳曰孔丘卒公

老禮記曰孔子蚤作負手曳杖逍遙於門歌曰

大山其頽乎梁木其壞乎 翰曰愁且也言天

不且遺其福而見亡此人如太 某年某月日薨

春秋三十有五詔給温明祕器歛以衾章備九

命之禮遣大鴻臚監護喪事朝夕奠祭太官供

給禮也善曰漢書曰大將軍霍光薨賜東園温

一 端漆畫懸鐘其中置尸上歛并蓋之周禮曰

三公自衾冕而下又曰上公九命 向曰温明

祕器皆凶器也衾章龍服也九命謂一命受職

再命受服三命受位四命受器五命受則六命

錫官七命賜國八命作牧九命作伯言將備此

禮也 銑曰大鴻臚官名也監謂監葬事也護

助也太官故以慟極津門感充長樂善曰東觀

掌食之官 故以慟極津門感充長樂漢記曰東

海王疆薨上發魯相所上檄下 牀伏地舉聲盡

哀至長樂宮白太后因出幸津門亭發喪 向

注豈徒春人不相 傾壘罷肆而已哉善曰史記

商鞅曰五殺大夫死秦國男女莫不流涕童子

不謂謠春者不相杵劉縉聖賢本紀曰子產治

鄭二十年卒國人哭于巷商賈哭于市農夫哭

于野 翰曰相春人送杵聲也壘

郊野也 肆市也 乃下詔曰褒崇庸德前王之令典追遠

尊戚洽情之所隆善曰禮記曰禮樂之情同故

因述也 濟曰庸功也前王謂古先帝王之善

法也追遠亡者尊其親戚蓋因情所感也令善

典法公 故使持節都督揚州諸軍事中書監太

因也

傳領司徒揚州刺史竟陵王新除進督南徐州良

謂督察諸軍之事體睿履正神監五臣本作鑒淵邈道五臣本作

首冠民宗具瞻惟允善曰毛詩曰民具爾瞻

正道也淵深邈遠也向曰首冠謂道德高也

民宗謂天下所尊仰也具瞻望其美可謂當矣

允當肇自弱齡孝友光備善曰毛詩曰張仲孝友

齡謂幼年也爰及贊契協升景業燮和台曜五教

克宣助天子令升大業也契謂王者所執也景大也

良曰燮理也台曜三台星光也主三公之位也五教五帝之教也克能也敷奏朝端

百揆惟穆善曰尚書曰敷奏以言晉中興書謝石上疏曰尸素朝端忽焉五載尚書

曰百揆時敘濟寄重先顧任均負圖善曰先

曰揆事穆美也命也尚書曰成王將崩命召公畢公相康王作

顧命家語孔子觀於明堂觀四門之墉有周公

相成王抱之負斧戾南面以朝諸侯之圖焉

翰曰謂先帝顧命輔少君也漢武帝畫周公輔

成王圖以喻霍光令相昭帝故諒以齊徽二南

竟陵之奉顧命任與此同也

同規往哲善曰毛詩序曰關雎麟趾之化王者

諸侯之風也故繫之召公周南召南正始之道

王化之基向曰諒信徽美也二南謂周公召

公也往哲則二南也謂周

召輔成王故與之齊美

善曰東京賦曰上下共其雍熙

福翼佐雍和熙廣也言國家欲憑竟陵之德安

福社稷長佐天下致

天不憖

遺奄見薨落

善

和平以廣政化也

善

善

善

善

善

善

善

善

善

善

鼓吹挽歌二部虎賁班劍百人

善曰漢書韓延壽給封葆鼓車

歌車張晏曰封葆幢也服虔曰如今鼓吹歌車也晉公卿禮秩曰諸公及開府位從公者給虎賁二十人持班劍馬

謂之封葆也向曰虎賁勇士名也班列也言使勇士行列持

劍以為儀仗也 葬禮一依晉安平獻王孚故事

善曰王隱晉書曰孚字叔達宣帝次弟也封安平王薨益曰獻詔喪事一依漢東平獻王蒼故事

事 翰曰晉宣帝弟謚曰公道識虛遠表裏融

通淵然萬頃直上千仞

善曰范曄後漢書郭林頃之陂魯連子曰東山有松千仞無枝非為正直無任自然 僕妾不覩其喜

愠近侍莫見其傾弛

善曰晉中興書曰衛玠終身不見其愠喜主隱晉書

曰王邵為用陽尹善禮儀操人逆習未嘗見其

隳替 銳曰愠怒弛廢也言其道德遐遠故喜怒之色不可觀焉謹奉禮法

故傾廢之事莫能見之也 他人之善若已有

之 善曰尚書穆公曰人之有技若己有之 民之不臧公實

五臣本作實公 貽恥 善曰尸子曰見人有過則如己有過虞秀

氏之盛德也 向曰臧善也貽猶有也誘接恂恂降以顏色

善曰論語曰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王肅曰

恂恂温恭之兒 濟曰進納賢良則和悅而方下其顏色也誘進也恂恂和悅兒降下也

於事上好下規已 善曰魏志劉寔曰王肅方於

翰曰方正也言以正道事上也每所 而廉於殖

為事不善者好下人作規諫於已也 財施人不倦

善曰左傳叔向曰齊桓施舍已不帝倦求善不厭 向曰殖猶資也

子儲季令行禁止

善曰文子曰夫抱順效誠者令行禁止 銑曰竟陵王武

帝子故曰帝子皇太子弟故曰儲季

國網天憲實諸掌握善曰范曄後漢

書劉陶曰今權官手淫王爵口含六憲淮南子曰執節於掌握之間 良曰實致也

未嘗

鞠人於輕刑錮人於重議

善曰東觀漢記曰袁安為尹十餘年政令

公平未嘗以賊罪鞠人常嘆曰凡士之學高欲聖宰相下及牧守錮人於聖代尹不忍為也

向曰鞠問也錮執也言人有輕刑者寬而不問議人罪名不執其重科蓋仁人也人有

不及內恕諸已非意相干每為理屈

善曰晉中興書曰衛

玠常以人有不及可以情恕非意相干可以理任遣 翰曰以辭甲屈之則非意不能相干也

天下之重體生民之後善曰孟子曰伊尹其自任以天下之重也如此

東觀漢記到憚曰天生俊士以為民也

華衮與緼絳張同歸山藻

與蓬茨俱逸

善曰潘岳密陵侯鄭公碑曰公雖違華衮猶朱其綬韓詩子路曰曾

子褐衣緼絳未嘗完論語曰臧文仲山節藻梲包咸曰節者栢刻鑿為山栢者梁上楹畫以藻

文聖主得賢臣頌曰長於蓬茨之下 銑曰言齊其貴賤好惡也華衮 三公服也緼絳貧

賤服也山藻華屋也蓬茨草屋也逸樂也俱皆也

良田廣宅符仲長之

言善曰范曄後漢書曰仲長統字公理山陽人也少好事博涉書記每州郡召命輒稱疾不

就欲卜居清曠以樂其志嘗論之曰使居有良田廣宅背山臨流清池環匝竹木周布足以息

四體之役 何曰後漢仲長統常論曰使有良田廣宅臨川溝水足以息四體之役也言竟陵

王志願此事嘗有此言 邛山洛水協應叟之志故云符仲長之言也

五臣本作性 善曰應璩與程文信書曰故求遠田在閩之西南臨洛水北據岵山託崇岫以

為宅因茂林以為蔭 濟曰叟老也應老謂魏應璩與程文信書云南臨洛水北據岵山託崇

岫以為宅因茂林以為蔭言 丘園東國錙銖軒

竟陵王亦合此性也協合也 善曰以東國若丘園輕軒冕猶錙銖者鄭玄

冕曰言君分國以祿之視之輕如錙銖矣 日東國魯也謂周公所封以之為大也八兩為

錙十累為銖皆言輕也見東國如丘園之小視 軒冕若錙銖之輕欲 乃依 五臣本 林構宇傍巖

退靜山居為重也 拓架 翰曰拓開險隘 清猿吻壺人爭且緹 提幙

與素瀨交輝 善曰劉公幹贈五官中郎將詩曰 水 銑曰清猿謂猿鳴聲清也壺人掌刻漏人

也夜作聲以候曉也言山中猿與刻漏之人俱 有聲若相爭而候其曉也緹赤繒以為幙裏者

言張設於水與素波交映為光輝也瀨波也 置之虛室人野何辨 善曰莊子曰虛室生白孟

以異於深山之野人者幾希劉熙曰當此之時 舜與人野相去豈遠哉殷仲文入剡詩曰野人

雖云隔超悟必有比 向曰置此小山中 虛室則貴人與野人何所分辨蓋一理也 高人

何點躡屩於鐘阿徵士劉虬獻書於衡岳贈以 古人之服弘以度外之禮 善曰蕭子顯齊書曰

也隱居東離門下望之墓側豫章王命駕造門 點後門逃去竟陵王子良聞之曰豫章王命尚

不屈非吾所議遺點愁叔夜酒杯徐景山酒鎗 以通意虞孝敬高士傳曰何點常躡草屩特乘

柴車蕭子顯齊書又曰劉虬字虛豫南陽人也 豫章王為荊州牧辟虬為別駕遺書禮請虬脩

賤荅不應命子良致書通意虬荅書後以江陵沙洲人遠乃徙居之魏志曰太祖賜毛珣素屏風素憑几曰君有古人之風故賜以古人之服于寶晉紀何曾謂太祖曰阮籍如此何以訓世太祖曰度外人也宜共容之齊曰何黠皆當時賢人隱居者躡步也屨草鞋也鐘阿鐘山也竟陵王遺何黠嵇叔夜酒杯徐景之酒鎗故云古人之服謂服用之物也豫章王為荊州牧辟劉虬虬以書荅不應辟故云獻書也衡山虬所居也自衡山作書以獻於王後豫章王命竟陵王作書與虬致以殊禮徵士謂德高微而不就皆曰徵士也

屈以好士之風

申其趨王之意善曰戰國策曰先生王斗造門入王斗曰叔趨見王為好勢王趨見斗為好士於王何如使者復還報宣王曰先生徐之寡人請從宣王因趨而迎之於門

乃知大春屈已五王君大降節

善本有 善 於字 憲后致之有由也 五臣本無也字 善

字大春扶風人建武末沛王輔等五王居北宮皆好賓客更遣請丹不能致信陽侯陰就光烈皇后弟也以外戚貴盛乃詭五王求錢千萬約能致丹別使人要劫之丹不得已既至就故為設麥飯葱菜之食丹推去之曰以君侯能供其旨故來相過何其薄乎更致盛饌乃食東觀漢記曰荀恁字君大鴈門人也永平中驃騎將軍東平憲王蒼辟恁署祭酒敬禮焉後朝會上戲之曰先帝徵君不奉驃騎辟反來何也對曰先帝秉德惠下臣故不來驃騎將軍執法檢下臣故不職不來良曰憲后即獻王也致之其卉有由言雖隱逸致而用之必有所由也

木之奇泉石之美公所製山居四時序言之已

詳何曰言山居四時 文皇帝養德東朝同符作

者善曰蕭子顯齊書曰文惠太子懋字雲為世

啓事曰保傳不可不高天下之選羊祜秉德義

道一曰養德養德者養名高上之人亦能敬賢

禮記曰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明聖者述作

之謂也 銑曰謂文帝未即位時養德於

東宮也同符契於作者之列有所述焉

九言實該百行善曰竟陵王集有皇太子九言

言真言節言義孔臧與從弟書曰學者所以飾

百行也 翰曰文皇帝著九言之書一曰言德

二曰言親三曰言賢四曰言生五曰言真六曰

言靜七曰言昭八曰言節九曰言義此書實可

以通人之百 遵 善本作 衿襦 於未萌申焯

行也該通也 遵 善本作 衿襦 於未萌申焯

戒於茲日善曰衿襦施衿結襦也儀禮曰女嫁

母施衿結帨曰勉之敬之毛詩曰親

結其襦九十其儀毛萇曰襦婦人之幃也幽通

賦曰既訊爾以吉象又申之以罔戒 何曰遵

法也襦帶也罔明也言書之可為法則佩於

衿帶以慎未萌又可申為明戒行於今世也

直日暮千載故乃萬世一時也命公注解善曰

曰萬世之後而一遇大聖知其解者是且暮遇

之也竟陵王集有皇太子九言注解 銑曰謂

九言非但朝暮見之如千載之遇亦萬世

已去有此一時之美故命竟陵王注解

軍王儉綴而序之善曰竟陵王集云衛將

軍王儉為九言序贊

初構超然獨往善曰淮南王莊子略要曰江海

物而獨往者也司馬虎注曰獨往自然不復顧

世 濟曰謂上依林九言之序也傍巖所構屋

宇顧而言曰死者可歸誰與入室尚想前良俾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若神對善曰國語曰趙文子與叔譽觀乎九原

前良之遺風王隱晉書劉琨曰神爽忽然若已

之侍對也良曰顧山中屋宇而言也死者可

歸謂自古賢聖既死矣可復生乎言不可也誰

與入室謂無賢聖與共入此室則想前賢良之

人欲畫之於室使若魂神與我相對也乃命畫工圖之軒牖既而

緬屬賢英傍思才淑善曰賈逵國語注曰緬思

匹婦之操亦有取焉向曰列女有客游梁朝者

從容而進銚曰梁朝謂梁孝主好賢今假曰未

見好德愚竊惑焉即命刊削投杖不暇善曰論

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禮記曰子夏喪其子

而喪其明弟子吊之子夏曰天乎予之無罪曾

子怨曰喪爾親使人未有聞喪爾子喪爾明汝

何無罪子夏投其杖而拜之濟曰言畫列女

似好色不好德而游梁之客譏之云愚竊惑焉

竟陵聞過將遷即命使除削列女之圖也曾子

言子夏之過子夏投杖而拜之悟過也言竟陵

王知過投杖不暇言急而忘投也投棄也杖謂

所柱公以為出言自口驥駮不追聽受一謬差

以千里善曰鄧析書曰一言而非駮馬不能追

其本而萬物理失之毫釐差之千里翰曰驥

駮良馬也聽受人言恐有一失差於千里謂去

於所言所作乃造箴銘積成卷軸門階戶席

寓物垂訓善曰李尤集序曰尤好為銘讚門階

子作春秋垂訓後嗣向曰謂門階戶席先是

言作箴寄情於物垂示於人所訓戒也

震于外寢匠者以為不祥將加治葺公曰此天

譴也無所改脩以記吾過且令戒五臣本懼不

怠善曰左氏傳曰震夷伯廟罪之弔屈原曰逢

過且旌善人翰曰震謂霹靂也外寢外屋也

匠者謂占禍福人也治葺謂脩治也譴謂遣告

其有罪也怠慢也言人勸脩所震之室公將記

過且為從諫如順流虛已若不足善曰王命論

誠懼也流莊子曰人能虛己以游於世其孰能害之老

子曰太白若辱廣德若不足良曰虛其己心

以受人言常至於言窮藥石若味滋育善曰左

受之不足也孟孫卒滅孫入哭甚哀曰孟孫之惡我藥石也

銑曰受人藥石之言若味滋美之味也藥石謂

忠言益於人如信必由中貌無外悅善曰左氏

藥石之除疾傳曰周鄭

交惡君子曰信不由中質無益也濟曰中謂

中心也言信人忠言實由中心也凡受人忠言

者則外貌雖悅而中心實怒貴而好禮怡寄典

故此無外悅者真性悅也墳善曰論語子曰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者也

五臣本

懼不

善曰左氏傳曰

翰曰震謂霹靂也

匠者謂占禍福人也

其有罪也怠慢也

過且為從諫如順

流莊子曰人能虛己

以受人言常

至於言窮藥石若

味滋育善曰左

受之不足也孟孫卒

滅孫入哭甚哀曰

孟孫之惡我藥石

也銑曰受人藥石

之言若味滋美之

味也藥石謂忠言

益於人如信必由

震于外寢匠者以為不祥將加治葺公曰此天

譴也無所改脩以記吾過且令戒

怠

過且旌善人

匠者謂占禍福人也

其有罪也怠慢也

過且為從諫如順

流莊子曰人能虛己

以受人言常

至於言窮藥石若

味滋育

受之不足也

孟孫卒滅孫入哭甚

哀曰孟孫之惡我藥

石也

銑曰受人藥石之言

若味滋美之味也藥

震于外寢匠者以為不祥將加治葺公曰此天

譴也無所改脩以記吾過且令戒

怠

過且旌善人

匠者謂占禍福人也

其有罪也怠慢也

過且為從諫如順

流莊子曰人能虛己

以受人言常

至於言窮藥石若

味滋育

受之不足也

孟孫卒滅孫入哭甚

哀曰孟孫之惡我藥

石也

銑曰受人藥石之言

若味滋美之味也藥

震于外寢匠者以為不祥將加治葺公曰此天

譴也無所改脩以記吾過且令戒

怠

過且旌善人

匠者謂占禍福人也

其有罪也怠慢也

過且為從諫如順

流莊子曰人能虛己

以受人言常

至於言窮藥石若

味滋育

受之不足也

孟孫卒滅孫入哭甚

哀曰孟孫之惡我藥

石也

銑曰受人藥石之言

若味滋美之味也藥

震于外寢匠者以為不祥將加治葺公曰此天

譴也無所改脩以記吾過且令戒

怠

過且旌善人

匠者謂占禍福人也

其有罪也怠慢也

過且為從諫如順

流莊子曰人能虛己

以受人言常

至於言窮藥石若

味滋育

受之不足也

孟孫卒滅孫入哭甚

哀曰孟孫之惡我藥

石也

銑曰受人藥石之言

若味滋美之味也藥

震于外寢匠者以為不祥將加治葺公曰此天

譴也無所改脩以記吾過且令戒

怠

過且旌善人

匠者謂占禍福人也

其有罪也怠慢也

過且為從諫如順

流莊子曰人能虛己

以受人言常

至於言窮藥石若

味滋育

受之不足也

孟孫卒滅孫入哭甚

哀曰孟孫之惡我藥

石也

銑曰受人藥石之言

若味滋美之味也藥

震于外寢匠者以為不祥將加治葺公曰此天

譴也無所改脩以記吾過且令戒

怠

過且旌善人

匠者謂占禍福人也

其有罪也怠慢也

過且為從諫如順

流莊子曰人能虛己

以受人言常

至於言窮藥石若

味滋育

受之不足也

孟孫卒滅孫入哭甚

哀曰孟孫之惡我藥

石也

銑曰受人藥石之言

若味滋美之味也藥

震于外寢匠者以為不祥將加治葺公曰此天

譴也無所改脩以記吾過且令戒

怠

過且旌善人

匠者謂占禍福人也

其有罪也怠慢也

過且為從諫如順

流莊子曰人能虛己

以受人言常

至於言窮藥石若

味滋育

受之不足也

孟孫卒滅孫入哭甚

哀曰孟孫之惡我藥

石也

銑曰受人藥石之言

若味滋美之味也藥

震于外寢匠者以為不祥將加治葺公曰此天

譴也無所改脩以記吾過且令戒

怠

過且旌善人

匠者謂占禍福人也

其有罪也怠慢也

過且為從諫如順

流莊子曰人能虛己

以受人言常

至於言窮藥石若

味滋育

受之不足也

孟孫卒滅孫入哭甚

哀曰孟孫之惡我藥

石也

銑曰受人藥石之言

若味滋美之味也藥

震于外寢匠者以為不祥將加治葺公曰此天

譴也無所改脩以記吾過且令戒

怠

過且旌善人

匠者謂占禍福人也

其有罪也怠慢也

過且為從諫如順

流莊子曰人能虛己

以受人言常

至於言窮藥石若

味滋育

受之不足也

孟孫卒滅孫入哭甚

哀曰孟孫之惡我藥

石也

銑曰受人藥石之言

若味滋美之味也藥

震于外寢匠者以為不祥將加治葺公曰此天

譴也無所改脩以記吾過且令戒

怠

過且旌善人

匠者謂占禍福人也

其有罪也怠慢也

過且為從諫如順

流莊子曰人能虛己

以受人言常

至於言窮藥石若

味滋育

受之不足也

孟孫卒滅孫入哭甚

哀曰孟孫之惡我藥

石也

銑曰受人藥石之言

若味滋美之味也藥

震于外寢匠者以為不祥將加治葺公曰此天

譴也無所改脩以記吾過且令戒

怠

過且旌善人

匠者謂占禍福人也

其有罪也怠慢也

過且為從諫如順

流莊子曰人能虛己

以受人言常

至於言窮藥石若

味滋育

受之不足也

孟孫卒滅孫入哭甚

哀曰孟孫之惡我藥

石也

銑曰受人藥石之言

若味滋美之味也藥

震于外寢匠者以為不祥將加治葺公曰此天

譴也無所改脩以記吾過且令戒

怠

過且旌善人

匠者謂占禍福人也

其有罪也怠慢也

過且為從諫如順

流莊子曰人能虛己

以受人言常

至於言窮藥石若

味滋育

受之不足也

孟孫卒滅孫入哭甚

哀曰孟孫之惡我藥

石也

銑曰受人藥石之言

若味滋美之味也藥

震于外寢匠者以為不祥將加治葺公曰此天

譴也無所改脩以記吾過且令戒

怠

過且旌善人

匠者謂占禍福人也

其有罪也怠慢也

過且為從諫如順

流莊子曰人能虛己

以受人言常

至於言窮藥石若

味滋育

受之不足也

孟孫卒滅孫入哭甚

哀曰孟孫之惡我藥

石也

銑曰受人藥石之言

若味滋美之味也藥

震于外寢匠者以為不祥將加治葺公曰此天

譴也無所改脩以記吾過且令戒

怠

過且旌善人

匠者謂占禍福人也

其有罪也怠慢也

過且為從諫如順

流莊子曰人能虛己

以受人言常

至於言窮藥石若

味滋育

受之不足也

孟孫卒滅孫入哭甚

哀曰孟孫之惡我藥

石也

銑曰受人藥石之言

若味滋美之味也藥

震于外寢匠者以為不祥將加治葺公曰此天

譴也無所改脩以記吾過且令戒

怠

過且旌善人

匠者謂占禍福人也

其有罪也怠慢也

過且為從諫如順

流莊子曰人能虛己

以受人言常

至於言窮藥石若

味滋育

受之不足也

孟孫卒滅孫入哭甚

哀曰孟孫之惡我藥

石也

銑曰受人藥石之言

若味滋美之味也藥

震于外寢匠者以為不祥將加治葺公曰此天

譴也無所改脩以記吾過且令戒

怠

過且旌善人

進所謂淨住身口意身繫意如戒而住故曰淨
住子者紹繼為義以沙門淨身口七支不起諸
惡長養增進菩提善根如是脩習成佛無差別
能紹續三世佛種是佛之子故云淨住子
曰又撰集四部書以甲乙丙丁次之述略
佛教以為子史之書淨住子謂佛教也 並勒

成一家懸諸日月

善曰漢書曰太史公書序略以拾遺補闕成一家言揚雄

方言曰雄以此篇目煩示其成者張伯松伯松
曰是懸諸日月不刊之書也 銑曰此言書傳
之後世如日月懸於天永不朽也 弘洙泗之風闡迦維之化善

禮記曾子謂子夏曰吾與汝事夫子於洙泗之
間鄭玄曰洙泗魯水名也瑞應經曰菩薩下當
作佛話生天竺迦維羅衛國 良曰洙泗水名
孔子講教之處迦維佛國名言能弘大孔子之
風闡釋迦 大漸彌留話言盈耳黜殯之請至誠
之化也

懇惻

善曰尚書曰疾大漸惟幾病日臻既彌留

始閔睢之亂洋洋乎盈耳哉韓詩外傳曰昔衛
大夫史魚病且死謂其子曰我數言蘧伯玉之
賢而不能進彌子瑕不肖而不能退死不當居
喪正堂殯我於室足矣衛君問其故子以父言
聞君召蘧伯玉而貴之彌子瑕退之徒殯於正
堂成禮而後去生以身諫死以尸諫 翰曰衛
大夫史魚病將卒 是為黜殯 豈古人所
也言竟陵將死此請亦懇懇而惻痛

謂立言於世沒而不朽者歟易名之典請遵前

烈謹狀

善曰左氏傳曰穆叔如晉范宣子逆之

穆叔對曰豹聞之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
次有立言雖久不廢此之謂不朽也禮記曰公
叔文子卒其子戌請謚於君曰日月有時將葬
矣請所以易其名者 齊曰言豈古入所謂立

言不朽者歟蓋易名直謚
典請遵奉古人之盛烈

弔文

弔屈原文一首 并序

賈誼

誼為長沙王太傅既五臣本無既以謫去意不自得

善曰韋昭曰謫譴也字林曰文厄切良曰謫責也言誼非罪被責出於長沙遠國也意不自

得謂不及渡湘水為賦以弔屈原屈原楚賢臣

得志也也被讒放逐作離騷賦其終篇曰已矣哉國無

人兮莫我知也遂自投汨羅而死向曰汨羅水名誼追

傷之因以善本無以字自喻其辭曰善曰應劭風俗通曰賈誼與鄧

通俱侍中同位數廷譏之因是文帝遷為長沙太傅及渡湘水投弔書曰闡葺尊顯佞諛得意

以哀屈原離讒邪之咎亦因自傷為鄧通等所愬也

恭承嘉惠兮俟罪長沙善曰張晏曰恭敬也越絕書曰恭承嘉惠述暢

往事琴操伍子胥歌曰俟罪斯國志願得兮翰曰恭承嘉惠謂承天子之命也俟待也側

聞屈原兮自沉汨羅造託湘流兮敬弔先生善曰

韋昭曰皆水名羅今為縣屬長沙汨水在焉汨音覓列子曰吾側聞之言至湘水託流而弔

銑曰造就也湘水名汨羅水流入湘川遭世罔

極兮乃隕厥身善曰張晏曰讒言罔極罔極言無中正周書文王曰惟世罔極

汝尚助予 濟曰言遭當世讒邪 鳴呼哀哉逢

時不祥鸞鳳伏竄兮鴟梟翱翔闒茸如尊顯兮

讒諛得志善曰胡廣曰闒茸不才之人無六翮

世也字林曰闒茸不肖也 翰曰鸞鳳喻賢人

皆小人也言小人為尊重之位 賢聖逆曳兮方

正倒植善曰胡廣曰逆曳不得順道而行也倒

銑曰逆曳謂不得順其正道也賢良方正 世謂

隨夷為溷胡本今謂跖之躄居為廉善曰服虔曰

隨也韋昭曰夷伯夷也溷濁也史記隨字作伯

李奇曰跖魯之盜跖躄楚之莊躄 向曰卞隨

伯夷皆古之貞介士也盜跖莊躄皆盜賊之人

也言人皆反以貞介為溷濁盜賊為廉清者喻

不肖 莫邪為鈍兮鈹刀為銛息廉反善曰

將者與歐冶同師俱作劍闔閭得而寶之以故

將妻之名也漢書音義曰銛徹謂利也 翰曰

莫邪神劍名也鈹錫也銛利也言君賤賢用不

肖以神劍為鈍 于嗟默然生之無故兮善曰應

以錫刀為利也 默不得得意也臣瓚曰先生謂屈原登辰曰言屈

原無故遇此禍也毛詩曰吁嗟鳩兮 濟曰默

如尊顯兮

善曰胡廣曰

不才之人無

六翮

善曰胡廣曰

逆曳不得順

道而行也倒

植史記音值

銑曰逆曳謂

不得順其正

道也賢良正

世謂

隨夷為溷

胡本今謂跖

之躄居為廉

善曰服虔曰

隨字作伯

向曰卞隨

濟曰言遭當世讒邪

鳴呼哀哉逢

如尊顯兮

善曰胡廣曰

不才之人無

六翮

善曰胡廣曰

逆曳不得順

道而行也倒

植史記音值

銑曰逆曳謂

不得順其正

道也賢良正

世謂

隨夷為溷

胡本今謂跖

之躄居為廉

善曰服虔曰

隨字作伯

向曰卞隨

汝尚助予

濟曰言遭當世讒邪

鳴呼哀哉逢

如尊顯兮

善曰胡廣曰

不才之人無

六翮

善曰胡廣曰

逆曳不得順

道而行也倒

植史記音值

銑曰逆曳謂

不得順其正

道也賢良正

世謂

隨夷為溷

胡本今謂跖

之躄居為廉

善曰服虔曰

隨字作伯

向曰卞隨

也騰駕罷五臣本作疲牛驂蹇驢兮驥垂兩耳服鹽

車兮善曰戰國策汗明日入驥服鹽車上太行外坂遷延負棘不能上良曰騰奔也言

御車者但奔駕其疲敝之牛乘其蹇跛之驢使良馬駕鹽車亦猶賢人在野小人在位驥良馬

也章甫薦履漸不可久兮善曰冠當加首而以薦履到上為下故漸

不可久也儀禮曰士冠章甫殷道也銑曰章甫冠也薦籍也冠之在上履之在下章甫薦履

者謂以冠踐籍於足以履之也喻賢在下此為亂之漸也其國不可久居之嗟苦五

本作先生獨離此咎兮信曰已矣善曰應劭曰嗟咨嗟

苦勞苦屈原遇此難也張晏曰訖離騷下竟亂辭也向曰訖告也此總告前意亦如亂曰之類也已止也言止矣

不可咨嗟之意也國其莫我知兮獨壹鬱其

誰語濟曰國謂君也言君既不知我心獨聚憂思誰與語事者也壹鬱謂聚憂也鳳

漂漂其高逝兮固自引而遠去善曰張晏曰史記音漂匹遙切

翰曰漂漂高飛貌逝往也襲九淵之神龍兮沕深潛以自

珍善曰張晏曰音義曰襲覆也猶言察也莊子曰千金之珠必九重之淵而驪龍頷下張晏

曰沕潛藏也向曰襲猶察也言察於神龍則知藏於深淵之處可以自珍寶也言君子在亂

世可以偁偁螻以隱處兮夫豈從蝦與

蛭質音引善曰應劭曰螻螻水蟲害魚者偁螻皆也韋昭曰蝦蟇水蟲食魚者也

蝦音澁銑曰偁殊也螻螻水蟲食魚者蝦蟇螻丘蟻也偁然自絕於螻螻况從蝦與蛭蟻也

墓也蛭蟻皆水蟲也言神龍之德且殊於螻螻以隱處於深淵之中豈復隨從其小蟲也君子

日八尺日尋倍尋曰常莊子曰弟子謂庚桑楚曰夫尋常之溝巨魚無所還其體而鯢鱣爲之制也良曰汙瀆謂小池水也吞舟巨魚謂大魚腹中可容船也言小池水之中不能容吞舟之魚暗君亦橫江湖之鱣五臣本作鯨鯨今固五臣不能用賢也作將制於螻蟻五臣本作螻蟻善曰晉灼曰瀆必爲螻蟻所見制以况小朝主闇不容受忠迂之言亦謂讒賊小人所見害也鱣鱣音張連切鱣音尋莊子庚桑楚謂弟子曰吞舟之魚碭而失水則螻蟻能苦之戰國策齊人說靖郭君曰君不聞海大魚乎蕩而失水則螻蟻得意焉向曰鱣亦大魚也以喻賢人螻蟻小蟲以喻讒佞人也言大魚橫於江湖之中一朝失勢止於平陸而螻蟻所制蓋賢者失位遇讒佞之所害

弔魏武帝文

并序

陸士衡

元康八年機始以臺郎出補著作游乎祕閣而

見魏武帝遺令愴然歎息傷懷者久之

善曰毛詩曰嘯

歌傷懷

客曰

翰曰假設客言以發意也

夫始終者萬物之大歸

死生者性命之區域

善曰家語孔子曰命者性之始也死者生之終也有

始必有終矣尸子老萊子曰人生於天地之間寄也寄者同歸也

是以臨喪殯

而後悲覩陳根而絕哭

善曰國語曰楚子西歎於朝藍尹亶曰吾聞君

子思前世之崇替與哀殯喪於是有歎其餘則否禮記曰朋友之墓有宿草而不哭焉鄭玄曰

宿草謂陳根也 向日臨見 今乃五臣無傷心

其喪殯之所則必悲哀也 銑曰以為世異時遠

百年之際興衰無情之地 不可致情今之傷心

是興衰於無情之地矣自意者無乃知哀之可

有而未識情之可無乎 良曰言機空知事未機

荅之曰 此五臣本無 夫日蝕由乎交分山崩起於

朽壤亦云數而已矣 善曰左氏傳曰秋七月壬

慎曰是何物也禍福何為對曰二至二分日有

蝕之不為災日月之行也分同道至相遇也其

他日則為災陽不克也國語曰梁山崩伯宗問

絳人曰若何對曰山有朽壤而崩將若何 向

曰日月歲凡十二交會而後分當此交會之際

日月相掩故蝕也 銑曰山之崩倒謂年代積

遠其土朽故也 濟曰言日 然百姓怪焉者豈

不以資高明之質而不免卑濁之累 善曰尚書

克高明謂日月也 良曰日月在 居常安之勢

天故高明不免卑濁之累謂蝕也 而終嬰傾離之患故乎

善曰穀梁傳曰沙麓崩 林屬於山為麓沙山名

無崩壞之道而云崩故志之也 翰曰山止於

地而不動故常安也終嬰傾離之患謂崩也

夫以迴天倒日之力而不能振形骸之內 善曰

後漢書曰左迴天唐獨坐謂中官左愴唐衡也

淮南子曰魯陽公與韓蕢戰酣日暮援戈而麾

之日為之反三舍莊子曰申徒兀者也謂子產

之外 向日形骸內性命也言壯力亦 濟世夷

不能起死者之命也迴天倒日力壯也

難之智而受困魏闕之下

善曰崔寔政論曰及其出也足以濟世寧

民呂氏春秋公子牟曰心居魏闕之下許慎淮南子注曰魏闕王之闕也

銑曰夷平也魏闕

天子

已而格乎上下者藏於區區之木

善曰尚書曰格

于上下

左氏傳楚靈王曰是區區者而不界余也濟曰上下謂天地言功雖至于天地者其

死則藏之於小木之中也區區小也木棺也

光于四表者翳乎叢

爾之士

善曰尚書曰光被四表左氏傳子產曰諺曰叢爾之國杜預注曰叢爾小貌也

良曰言德聲雖光明徧於四外者死則掩翳乎狹小之士也表外也叢爾小貌也

雄心

摧於弱情壯圖終於哀志

翰曰弱情謂疾病也哀志謂將死也長

筭屈於短日遠跡頓於促路

善曰筭計謀也迹功業也思玄賦曰

蓋遠迹以飛聲謀長遠之事也短日促路生命窮盡也

向曰長筭遠跡謂平生

嗚呼

豈特瞽史之異闕景黔黎之怪頽岸乎

銑曰特獨也瞽

史掌日蝕之官黔黎百姓也言豈獨日蝕山崩可為變異之怪乎則人命亦可傷也

觀其

所以顧命冢嗣貽謀四子

善曰尚書曰成王將崩命召公畢公相康

王作顧命爾雅曰冢大也左氏傳里克曰太子奉冢祀社稷之粢盛故曰冢子謂文帝也毛詩

曰貽厥孫謀良曰謂觀武帝臨終顧命於太子使其嗣位遺謀於四子也冢嗣長子也貽遺

也四子謂丕植彪章也

經國之略既遠隆家之訓亦弘

云吾在軍中持法是也至於小忿怒大過失不

當效也

翰曰武帝自謂四子云吾在軍中所持法皆是也當依而行之至於有小忿怒

及大過失汝善乎達人之讜言矣善曰聲類曰讜善也濟

日讜持姬女而指季豹以示四子曰以累汝因

泣下善曰魏略曰太祖杜夫人生沛王豹及高城公主四子即文帝已下四王也太祖崩

文帝受禪封母弟彰為中牟王植為雍丘王庶弟彪為白馬王又封支弟豹為侯然太祖子在

者尚有十一人今唯四子者蓋太祖崩時四子在側史記不言難以定其名位矣向曰持執

也姬眾妾之摠名也女武帝有小女後為高城公主豹武帝小男名豹時年五歲後封沛王武

帝臨死時執此孩幼以示四傷哉曩以天下自

任今以愛子託人善曰孟子曰伊尹其自任以天下之重也如此列子相室

謂東門吾曰公之愛子也銑曰同乎盡者無愛子則豹也託人謂託於四子

餘而得乎亡者無存善曰言人命盡而神無餘身亡而識無存今太祖同

而得之故可悲傷也鄭玄禮記注曰死言精神盡也翰曰性命同歸乎盡滅者則無餘勢也

而得乎亡沒者無有存其威神者謂然而婉變

武帝平生威勢一朝已盡而無威也然而婉變

力房闈之內綢繆家人之務則幾乎密與善曰班固

漢書哀紀述曰婉變董公力婉切毛詩曰綢繆束薪毛萇曰綢繆猶纏絲也杜預左氏傳注曰

幾近也銑曰婉變從順貌綢繆相親貌幾近也密猶細也言遺令於房闈家人則近於細碎也

又曰吾婕妤妓人皆五臣無著陟銅爵五臣

臺善曰魏志曰建安十五年冬作銅爵臺良於臺上銅於臺堂上施八尺牀五臣本作張善

雀臺名善

無張總帳善曰鄭玄禮記注曰凡布細而疎者謂之總帳向曰總細布而疎者

以為靈朝脯上五臣本作設脯精之屬善曰漢書東方朔曰乾肉

為脯方武切說文曰精乾飯也蒲秘切齊曰哺日晚時也精乾飯也皆著於靈帳之前以祭

焉月朝十五日善本無輒向帳作妓翰曰月朝

五謂十五日也妓樂也汝等時時登銅雀臺望吾西陵墓

田向曰汝等謂四子也又云餘香可分與諸夫人諸舍中

無所為學作履組賣也善曰舍中謂眾妾眾妾既無所為可學作履組

賣之晏子春秋曰景公為履黃金之綦飾以組連以珠銑曰諸舍中謂眾妾無所為者令學

作履賣之細者以綵色飾之也吾歷官所得綬皆著略藏中良

綬綵為之以貫玉佩也藏猶櫝中藏也吾餘衣裘可別為一藏不

能者兄弟可共分之既而竟分焉亡者可以勿

求存者可以勿違求與違不其兩傷乎善曰令

為一藏是亡者有求也既而竟分焉是存者有

違也求為吝而虧廉違為貪而害義故曰兩傷

翰曰既而武帝崩兄弟盡分其物也向曰言

亡人本可以勿求謂不可衣裳別為一藏也既

有求則存者可以勿違令也今武帝有求悲夫

是一傷也而四子違而竟分是兩傷也

母愛之喜而不忘父母惡之懼而無怨然則愛與惡其於成孝也無擇令人雖未得愛不得惡矣翰曰人所愛者生也人理有死故必失生銑曰人所惡者死也人生有涯故必得死矣翰曰雖智惠安能去死雖平生有威力身從沒

化安能固故前識所不用心而聖人罕言焉善

老子曰前識者道之華論語子曰飽食終日無所用心又曰子罕言利良曰前識謂達人也

罕希也言愛惡之事難保則達人若乃繫情累不用心謀之聖人希能言及也

於外物留曲念於閨房亦賢後之所宜廢乎善

慎子曰德精微而不見是故物不累於內翰曰皆賢俊所不宜行之故可廢之也於是

遂憤懣而獻弔云爾善曰白虎通曰天子崩臣子哀痛憤懣

接皇漢之末緒值王塗之多違善曰東都賦曰系唐統接漢緒

蒼賓戲曰王塗蕪穢周失其馭蔡邕釋誨曰王塗壞人極弛漢書元帝詔曰政令多違 向曰

緒業也 佇重淵以育鱗撫慶雲而遐飛善曰以龍喻太

祖也重淵九重之淵也揚雄釋愁曰懿神龍之淵潛峽慶雲而將舉史記曰若煙非煙若雲非

雲郁郁紛紛蕭索輪囷是謂慶雲 銑曰佇待重深也育鱗謂潛龍也慶雲端雲也遐遠也言

衛武待時育德乃撫拂於雲天而 運神道以載飛也言天命相感有如龍雲也

德乘靈風而扇威善曰周易曰聖人以神道設教國語曰祭公謀父奕世載

德載猶行也 摧羣雄而電擊舉勅敵其如遺善

翰曰載行也 左氏傳子魚曰君未知戰勅敵之人隘而不成列天贊我也杜預曰勅疆也漢書梅福上書曰

高祖取楚如拾遺 向曰電擊言如電之威也勅疆也如遺謂擊疆敵如拾遺於地言易也

指八極以遠略必翦焉而後綏善曰淮南子曰

八極也 良曰八極天下也略取也翦謂除翦

暴亂也綏安也言天下可手指麾而遠取之除

翦暴亂而後安百姓釐三才之闕典啓天地之禁闡善曰

曰易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才而

兩之故六范曄後漢書曰梁太后詔曰周舉在

禁闡有密靜之風 翰曰釐理也三才天地人

事也禁闡謂天地之闡元氣閉塞如禁門之不

通而武帝皆開舉脩網之絕紀紐大音之解徽

善曰老子曰大音希聲許慎淮南子注曰鼓琴

循絃謂之徽 濟曰漢末政大亂禮樂崩壞而

武帝舉脩法網將絕復理且國家之政猶音聲

也若音之失調則亂也故武帝又繼大音之樂

調者復致大平紀理掃雲物以貞觀要萬塗而

紐繼解失徽調也

來歸 善曰雲物喻群凶也左氏傳曰分至啓闡

必書雲物周易曰天地之道貞觀者也來

歸歸之於也 翰曰言掃除羣凶以致天下

清平之理使天下殊塗而來歸其德焉雲物喻

羣凶貞觀猶清平也要丕大德以宏覆援日月

猶長也萬塗猶殊塗也

而齊暉 善曰周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禮記曰

天下楚辭曰與天地兮比壽與日

月兮齊光宏普也

有固舉世之所推 善曰史記太史公曰惟祖元

有老子曰天下樂推而不厭 翰曰濟成元大

也九有謂天下也言能成功於天下則舉一世

所推其彼人事之大造夫何往而不臻善曰左

高德也

相曰我有大造于西也杜預註

日造成也 向日造成臻至也

將覆貴於浚谷

日造成也 向日造成臻至也

將覆貴於浚谷

將覆貴於浚谷

將覆貴於浚谷

將覆貴於浚谷

將覆貴於浚谷

擠計為山乎九天

善曰論語孔子曰譬如平地雖覆一簣進吾往也孔安國

尚書傳曰擠隆也孫子兵法曰善攻者動於九天之上

死矣覆簣謂盛土以覆之將為山也浚深也擠

也苟理窮而性盡豈長筭之所研

善曰周易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鄭玄曰言窮其義理盡人之情性以至

至於窮理盡性則非長計所能研精悟臨川之

有悲固梁木其必顛

善曰論語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禮記曰孔子蚤作負手曳杖道過於門歌曰泰山其類乎梁木其

當建安之三八實

大命之所艱

善曰大命謂未命也尚書曰天監

建安二十四年得病是大命之患雖光昭於曩

載將稅駕於此年

善曰史記李斯曰當今可謂富貴極矣吾未知所稅駕也

法言曰仲尼駕稅者也李範曰稅捨駕言死也惟降神之縣

邈眇千載而遠期

善曰降神謂生聖智千載

嶽降神相子新論曰夫聖人乃千載一出賢人君子所思想思而不可得見者也銑曰降神謂

天生聖智也縣邈遠也言聖智生自幽遠信斯

武之未喪膺靈符而在茲

善曰茲此也此太祖

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天之未喪斯文也臣人其如予何曹植大魏篇曰大魏膺靈符天祿

方茲始春秋孔演圖曰靈符滋液以類相感
良曰信此神武之道未喪故武帝當靈應之符
在此也善曰周雖龍飛於文昌非王心之所怡善曰周

龍在天六人造也東京賦曰龍飛白水漢書曰
文昌宮一曰上將二曰次將三曰貴相濟曰
文昌殿名言受王位於文昌殿故云龍飛也
當受命時非武帝心所悅欲之蓋天命也憤

西夏以鞠旅沂秦川而舉旗善曰魏志曰建安
自長安出斜谷劉備固險距守五月引軍還長
安陳思王述行賦曰恨西夏之不綱毛詩曰陳
師鞠旅魏明帝自惜薄祐行曰出身秦川爰居
伊陽翰曰西夏謂劉備也鞠養也旅衆也沂

度也舉旗謂戰也言憤見劉備練兵
踰鎬京而
不豫臨渭濱而有疑冀翌日之云瘳彌四旬而

成災

善曰毛詩

宅是鎬京答賓戲曰周望兆

豫公乃告太王王季文王公歸王翌日乃瘳孔
安國曰翌日明日也瘳差也向曰踰過也鎬

京長安也不豫謂有疾也渭濱亦長安城也疑
謂病甚也言伐劉備過長安乃得病却至長安
城而病甚重也銑曰翌明也成災謂疾甚重
也言渴疾之時冀明日乃瘳何至四十日而甚

重也彌善曰詠歸塗以反旆登嶠澗而竭善曰
甚也魏志

日建安二十四年十月還洛陽東京賦曰乃反
旆而迴復漢書王莽冊命王寄曰嶠澗之險東
向鄭衛新序大臣曰洛陽西有嶠澗思玄賦曰
迴志竭來從玄謀濟曰言疾病既甚言尋歸

塗以反旆也嶠澗二山名竭次洛汭而大漸指
來言歸去來也旆旗之屬也
六軍曰念哉善曰魏志曰建安二十五年正月
至洛陽庚子王崩尚書曰東至於

洛汭尚書曰疾大漸惟終病日臻既彌留尚書曰帝念哉翰曰次至也洛汭東都也大漸謂病重將死也念哉戒令也臨終留顧六軍之士戒誓無有二心也留伊君王之赫

奕寔終古之所難善曰楚辭曰長無絕兮終古

言實終古也威先天而蓋世力盪海而拔山善曰

所難有也曰先天而天弗違漢書項羽歌曰力拔山兮氣

蓋世時不利兮驂不逝田巴與馮衍書曰欲搖

太山而盪北海銑曰先天謂威勢為天下所

先而才德蓋偏於當世盪動也言勇氣一鼓動

海拔厄奚險而弗濟敵何彊而不殘良曰奚何

山也雖險必濟也每因禍以提善本福亦踐危而

必安善曰難蜀父老曰遐邇一體中外提福說

行征伐則為禍也誅暴亂以安百姓是為致

福也雖陟踐危險其志如安憂國之深也迄

在茲而蒙昧慮噤閉而無端善曰楚辭曰口噤

切翰曰迄至也蒙昧謂疾重不曉事也噤閉

謂不開也言至此疾重之時慮其閉口則無

遺令之委軀命以待難痛沒世而永言善曰鵠

從祀委命鵠鳥賦曰縱軀委命論語子曰君子

疾沒世而名不稱向曰委棄身命以待死終

庸沒此世而永言撫四子以深念循膚體而積

後事有所悲泣也歎迨管魄之未離假餘息乎音

翰平聲銑曰頽歎迨管魄之未離假餘息乎音

良曰迄及也營魄也音翰謂作遺令也言及魂

魄未離其形體假借餘息之氣以作遺令也

執姬女以頓瘁指季豹而濯

鹿馬

善曰孟子曰頓感而言頓

感謂人頓眉蹙顛憂貌也濯涕泣垂貌 濟曰

姬女小女也季豹小男也頓瘁謂蹙眉而憂也

濯深悲貌謂遺氣衝襟以嗚咽

五臣本作嗚呼

涕垂睫

而汎瀾

善曰蔡琰詩曰行路亦嗚咽桓子新論曰雍門周以琴見孟嘗君孟嘗君淚承

隳涕出漢書息夫躬絕命辭曰涕泣流兮霍瀾

臣瓚曰霍瀾涕泣蘭干也霍與汎古今字同

翰曰嗚呼謂悲多不得言也汎瀾淚疾流貌

違率土以靜

善作 寐戢

彌天乎

五臣本一作以

一棺

善曰毛詩曰率土之濱古詩曰潛寐黃泉下毛萇詩

傳曰戰聚也彌天喻志高遠也尚書五行傳曰雲起於山彌於天淮南子曰吾死也朽有一棺

之士向曰言其違弃天下以死也乃戰歛彌天之德於棺之中也率土猶天下也靜寐猶

死也

咨宏度之峻邈壯大業之允昌

善曰周易曰富有之謂大

業銑曰咨嗟宏大 峻高邈遠允信也

思及終而始命臨沒而

肇揚

善曰穀梁傳曰先君有正終後君有正始也良曰恤憂也肇初也言臨死始有抑

揚之氣

援貞吝以甚

渠記

悔雖在我而不臧

善曰言

及分香令藏衣裘是引貞吝之道教為可悔之行也周易曰自邑告命貞吝毛詩曰何用不臧

濟曰援引也真正也甚教也臧善也言引其正道吝悔之事以教其四子不善者則可改悔雖

已身亦為不善也謂上序所云吾小忿大過不當效者是也

惜內顧之纏絲

恨末命之微詳

善曰西京賦曰嗟內顧之所觀張堅與任彥升書曰纏絲惠好

庶躡高蹤尚書曰道揚末命也翰曰內顧家事也纏綿親密也微細也詳悉也此機言武帝

之德甚高但惜其臨終未節乃於紆廣念五臣

姬妾親密遺令細碎詳述之甚也作家

人於履組向曰謂遺令云學塵清慮於餘香日銑

謂遺令云餘香分與諸夫人結遺情之五臣本婉變何命促

而意長陳法服於帷座陪窈窕於玉房善曰孝

先王之法服不敢服毛詩曰窈窕淑女漢書郊

祀歌曰神之出排玉房良曰法服謂平生衣

服也窈窕美人貌玉房宣備物於虛器發哀音

即銅雀臺上以玉飾也

於舊倡善曰禮記曰孔子謂盟器者備物而不

日宣布也備物謂平生所用物也虛器言虛設

終不見用也倡女樂也即向帳作妓是也

矯感五臣容以赴節掩零淚而薦觴善曰家語

居父母之喪子曰戚容稱其服楚辭曰長太息

以掩涕翰曰此謂衆妓妾奏樂不見君王故

憂悲也矯舉也感憂也赴節物無微而不存體

謂赴曲之節會也薦進也

無惠而不亡善曰言服玩雖微而必存儀形無

五臣

作家

日銑

善曰孝

非

濟

善曰家語

是也

善曰家語

是也

善曰家語

是也

善曰家語

是也

善曰家語

是也

善曰家語

是也

而誰嘗良曰微調也備乾飯也言悼總帳之冥

漠怨西陵之茫茫善曰毛詩曰殷土茫茫齊曰悼痛也茫茫草木貌登

爵五臣本臺而羣悲貯直美目其何望善曰字

林曰貯長貽也博雅曰貯視也貯與貯同毛詩曰美目貯兮

遠視終不見君既晞古以遺累信簡禮而薄葬

平聲協韻善曰禮繁則易亂厚葬則傷生能遵簡薄所以遺累詩緯曰齊數好道廢義簡禮

宋均曰簡猶闕也漢書賢臣孝子亦命順意而薄葬史記曰因其俗簡其禮也向曰機

言我望古人奢華以為遺累信彼裘紱於何有

貽塵謗於後王善曰言裘紱輕微何所有而空遺塵謗而及後王銑曰謂遺

令云吾衣裘別為一藏後為四子所分終嗟大亦何有也乃遺塵黷之謗於後世帝王也

戀之所存故雖哲而不忘善曰言情苟存乎大戀雖復上聖亦不能

忘故可嗟也良曰嗟其大戀愛所覽遺籍以在心者雖賢哲之士不能忘情也

慷慨獻茲文而悽傷

祭文

祭古冢文一首并序

謝惠連善曰沈約宋書曰元嘉七年惠連為司徒彭城王義康法曹參

軍義康修東府城城墮中得古冢為之改築使惠連為祭文留信待成也齊同

東府掘城北漸入丈餘

善曰丹陽記曰東府城西則簡文會稽王時第

東則孝文王道子府道子領揚州仍住先舍故俗稱東府

得古冢上無封域

不用塼甃

步覓反善曰毛萇詩傳曰甃甃甃也今謂之塼翰曰封界也域牆也

以木為槨中有二棺正方兩頭無和

善曰呂氏春秋惠公

說魏太子曰昔王季歷葬渦山之尾棗水

明器

之屬材瓦銅漆有數十種

善曰禮記曰孔子曰明器者神明之器也

多異形不可盡識刻木為人長三尺可有二十

餘頭初開見悉是人形以物振撥之應手灰滅

善曰說文曰振杖也宅庚切然南人以物觸物為振也廣雅曰撥除也補達切銑曰應手即

破如灰滅也

棺上有五銖錢百餘枚

善曰漢書曰武帝罷半兩錢行

有五銖錢也良曰五銖謂上有五銖字蓋漢朝所用也

水中有甘蔗節及

梅李核

胡瓜瓣皆浮出不甚爛壞

善曰爾雅曰瓠犀辨說文

曰辨瓜中實也白覓切一作辨字音練辨與練字通濟曰瓜瓣謂瓜中子與肉

日出散在棺外也

銘誌不存世代不可得而知也公命

城者改埋於東岡

向曰公謂彭城王也城者謂築城人也

祭之以

豚酒既不知其名字遠近故假為之號曰溟漠

君

五臣本云爾無君

元嘉七年九月十四日司徒御屬領直兵令史

統作城錄事臨漳令亭侯朱林具豚醪之祭敬

薦冥漠君之靈忝總徒旅版築是司銑曰旅衆也版築謂

牆版築杵也司主也窮泉為漸聚壤成基良曰窮泉言深也壤熟土也

一槨既啓雙棺在茲捨畚本悽愴縱鍾漣沛善本

作而善曰左氏傳曰宋災陳畚揭杜預曰畚箕籠也揭居局切爾雅曰鍤謂之鍾周易曰泣

血漣如杜預左傳註曰而語助也芻靈已毀

塗車既摧善曰禮記曰塗車芻靈自古有之也

以塗為車即明器也几筵糜腐俎豆傾低盤或梅李盞

或醢醢善曰爾雅曰盞謂之缶又曰肉謂之醢郭璞曰肉醬也音海說文曰醢酸也呼

蹄切向曰几筵墓中所設靈座也糜爛腐朽也俎豆皆食器也盞瓦器也醢肉醬也

蔗傳餘節瓜表遺五臣本作餘犀善曰爾雅曰瓠犀

實也白莧切銑曰犀瓜瓣也追惟夫子生自何代曜質幾年

潛靈幾載為壽為天寧顯寧晦銘誌埋滅姓字

不傳今誰子後曩誰子先善曰寡婦賦曰潛靈

時人誰為子後嗣曩古之人誰為子之先祖功名美惡如何蔑然百

堵皆作十仞斯齊善曰毛詩曰百堵皆興濟

牆高下長短墉不可轉漸不可迴翰曰墉牆也言牆

以迴避此塚也黃腸既毀便房已積循題興念撫臣

本作**增哀**善曰漢書曰霍光薨賜便房黃腸題

棺外故曰黃腸木頭皆內向故曰題湊如淳曰

便房塚壙中室也埤蒼曰備木送人葬也餘題

切備或為偶偶刻木以像人形五荀切向曰

以栢木黃心累在棺外謂之黃腸也房墓中室

也題棺兩頭**射聲垂仁廣漢流渥**善曰范曄後

也觀棺也射聲校尉射聲營舍有停棺不葬百餘所衰

遷射聲行問其意故吏對曰此等多是建武以來

絕無後者故不得埋掩衰為買空地悉葬其無

主者設祭以祀之東觀漢記曰陳寵字昭公沛

國人也轉廣漢太守先是雒陽城南每陰常有

哭聲聞於府中寵使案行昔歲倉卒時骸骨不

葬者多寵乃勅縣**祠骸府阿掩骼**格城曲善曰

葬埋由是即絕也**祠骸府阿掩骼**格城曲善曰

日孟春之月掩骼埋胔鄭玄曰骨枯曰骼音格

良日祠祭也府東府也阿亦曲也骸骼並骨也

掩藏也**仰羨古風為君改卜**善曰孝經曰卜其宅

也禮記月令孟春之月掩骼埋胔此為古風也謂卜改葬也**輪移北隍窀穸**五

也

禮記月令孟春之月掩骼埋胔此為古風也謂卜改葬也

本作為古風也謂卜改葬也

也窀穸也厚夜長夜葬為埋也說文曰窀音皇左

也窀穸也厚夜長夜葬為埋也說文曰窀音皇左

也窀穸也厚夜長夜葬為埋也說文曰窀音皇左

也窀穸也厚夜長夜葬為埋也說文曰窀音皇左

也窀穸也厚夜長夜葬為埋也說文曰窀音皇左

也窀穸也厚夜長夜葬為埋也說文曰窀音皇左

也窀穸也厚夜長夜葬為埋也說文曰窀音皇左

也窀穸也厚夜長夜葬為埋也說文曰窀音皇左

也窀穸也厚夜長夜葬為埋也說文曰窀音皇左

也窀穸也厚夜長夜葬為埋也說文曰窀音皇左

也窀穸也厚夜長夜葬為埋也說文曰窀音皇左

也窀穸也厚夜長夜葬為埋也說文曰窀音皇左

也窀穸也厚夜長夜葬為埋也說文曰窀音皇左

也窀穸也厚夜長夜葬為埋也說文曰窀音皇左

也窀穸也厚夜長夜葬為埋也說文曰窀音皇左

也窀穸也厚夜長夜葬為埋也說文曰窀音皇左

壺牲以特豚

齊曰特一也

幽靈髣髴歆我犧樽嗚呼

哀哉

五臣本無此一句文曰幽靈替翳李康

善曰魏太祖祭橋玄

文曰幽靈替翳李康彌體賦曰幽魂髣髴忽有人形禮記曰祀周公於太廟牲用白牲尊用犧象也許宜切翰曰畫牛於樽故云犧樽也

祭屈原文

顏延年

善曰沈約宋書曰少帝即位出延之為始安太守之郡道經汨

潭為湘州刺史張邵作祭屈原文以致其意

維有宋五年月日

銑曰少帝即位之五年

湘州刺史吳郡

張邵

善曰沈約宋書曰張邵字茂宗吳郡人

恭承帝命建旗舊楚

善曰賈誼弔屈原曰恭承嘉惠今俟罪長沙周禮曰州里建旗鄭玄毛詩箋曰謂州長之屬陸機高祖功臣頌曰舊楚是分良曰旗旗幡之流也以鳥毛為之刺史則建之行則引之於前

訪懷沙之淵得捐珮之浦

善曰楚辭

湘州蓋舊楚地也而自沈兮不忍見之蔽壅又曰捐余珮兮江中遺余珮兮澧浦

善曰楚辭曰路漫漫其悠遠夕弭節而高厲漢羅之水離騷經云遺余弭節羅潭

善曰楚辭曰路漫漫其悠遠夕弭節而高厲漢善曰烏江亭長艤船待如淳曰南方人謂整艤

向岸曰艤謂船附岸羅潭汨渚屈生自沈處也

曹掾某敬祭故楚三閭大夫屈君之靈

善曰王逸楚辭

序曰屈原與楚同姓仕於懷王為三閭大夫並官名蘭薰而

摧玉績

五臣本作真

則折

善曰語林曰毛伯成負其才氣常稱寧為蘭摧玉折

不作蒲芬艾榮管子曰夫玉折而不撓勇也禮記孔子曰君子比德於玉焉績密以栗智也鄭

玄曰績緻也銑曰蘭以香人好而採故多摧也玉以貞白人皆寶而琢故有折者人有才識

亦亡身之本

物忌堅芳人諱明潔

善曰堅芳即玉及蘭劉熙孟子注曰

鮮白玉之性堅蔡邕度尚碑曰明潔

良曰明潔謂忠直也

曰若先生逢

辰之缺

善曰賈誼弔屈原曰嗟若先生獨離此辰楚辭曰悼余生之不辰逢此世之厄

攘也

齊曰先生謂屈原也辰謂逢時君之道缺也

溫風怠時飛霜急

節善曰溫風長物飛霜殺物也周書曰小暑之節日溫風至京房占曰三月建辰風衰怠相鱗

七說曰飛霜厲其末森風激其崖翰曰溫風所以養萬物而及於時也喻君以養人及時也

飛霜之積至於堅冰喻諂言積乃見奔逐急節謂溫風忽然已變至於飛霜之時言政令苛急也

也羸萃

弭些

紛昭懷不端

善曰羸秦姓萃楚姓王逸楚辭序曰是時

秦昭王使張儀誦詐懷王令絕齊交又使誘懷王請與俱會武關遂脅與俱歸拘留不遣卒客

死於秦大戴禮曰太子處位不端受業不敬此屬太保之任也向曰羸秦也萃楚也是時秦

昭王楚懷王遺紛為亂君道不正棄逐賢能也紛亂端正也

謀折儀尚貞蔑

椒蘭

善曰史記曰楚懷王既細屈平秦乃令張儀事楚秦昭王欲與懷王會欲行屈平曰

秦不可信王問于蘭蘭勸王行秦因留懷王王逸楚辭序曰同列大夫上官靳尚妬害其能共

譖毀之楚辭曰椒專佞以慢誦兮極又欲充夫佩緯王逸曰椒大夫子椒也楚辭曰余以蘭為

可恃兮羌無實而害長王逸曰蘭懷王之少弟司馬子蘭也銑曰儀張儀也尚靳尚也是時

楚謀與齊為交以備秦兵乃為張儀靳尚等折之遂絕齊交也真正也蔑輕易也椒楚大夫椒蘭懷王少弟子蘭也言屈生懷真正身絕郢闕之節而為輕易者蓋為椒蘭所譖也

跡徧湘干善曰郢楚都也毛萇詩傳曰于崖也良曰絕遠也郢即楚也湘即水名干

間也言其逝如湘善曰韓比物荃蓀連類龍鸞善曰連

類比物見者以為虛而無用王逸楚辭序曰善鳥香草以配忠貞虬龍鸞鳳以託君子濟曰

荃蓀香草也屈生作離騷以香聲溢金石志華

日月善曰金石樂也金曰鍾石曰磬吳越春秋樂師曰君王之德可刻之於金石史記太

史公曰屈原蟬脫於濁穢以浮游塵埃之外推此志也與日月爭光可也翰曰金石言不

朽也日月如彼樹芬善本實穎實發善曰毛長

言光明也如彼樹芬作芳實穎實發日實發實

秀實穎實粟翰曰芬香也穎禾秀也言望汨

屈生猶如樹芬香之草也實秀發於時也

心歎許瞻羅思越善曰吳質答東阿王書曰精

也言懷思古散思越良曰歎悲也越遠

人故思遠也藉用可塵昭忠善曰周易曰

咎之有夫茅為物薄而用可重也左氏傳君子

曰風有采繁采蘋雅有行葦澗酌昭忠信也

向日塵久也苟藉順諛諛取用於時其

可久矣蓋昭其忠信雖死難以闕也

祭顏光祿文

王僧達善曰顏光祿即顏延

維宋孝建三年九月癸丑朔十九日辛未王君以山羞野酌敬祭顏君之靈嗚呼哀哉夫德以

道樹禮以仁清善曰沈約朱書曰孝建孝武年號尚書曰樹德務滋孔安國曰

樹立也清明也良日道之尊德之貴惟君之

相頌而成焉禮者以仁義清其本也懿早歲飛聲善曰思玄賦曰蓋遠迹義窮幾豕

文蔽班揚音盈協韻也郭璞三倉解詁曰揚音

盈協韻翰曰幾豕易道也班班固性婞幸剛

揚揚雄言顏君之文蔽此二人也

黎志度淵英善曰楚辭曰體婞直以亡身兮婞

登朝光國實宋之華善曰班固漢書述曰弱冠

佩金紫光國聖勳國語季文子曰吾聞以德祭為國華韋昭曰為國光華銑曰言實為宋國

之華才通漢魏譽浹龜沙善曰漢書曰龜茲化王

英延城去長安七千四百

八十里尚書曰西被於流沙漠漢書李陵歌曰經

萬里渡沙漠說文曰北方流沙漠漢魏之

時多賢才故言顏君才通於前代也浹服爵帝

及也龜茲流沙漠遠國名言其聲譽遠也

典棲志雲阿善曰言服爵雖依帝典而棲志實

廷者則爵服不可貴也張華勵志詩曰棲志浮

雲翰曰言衣服爵命雖奉帝典而棲志實在雲山之曲清交素友比景共波善曰共波猶連

阿猶曲也日言交友清整而我接氣高叔夜嚴方仲舉善

比光景共游波瀾也司馬彪續後漢書曰陳蕃字仲舉性方峻不接

賓客銑曰叔夜嵇康也仲舉陳仲舉也為豫

章太守性嚴峻不接賓客時人逸翮獨翔孤風

畏之言顏君嚴明也方比也

絕侶善曰郭璞遊仙詩曰逸翮思拂霄廣流連

雅曰風聲也良日言孤介不羣也

善曰郭璞遊仙詩曰逸翮思拂霄廣

流連

流連

流連

流連

流連

流連

流連

流連

流連

流連

流連

流連

酒德嘯歌琴緒

善曰漢書班伯曰式號式壽大雅所流連劉伶有酒德頌毛詩

日嘯歌傷懷琴緒緒引緒也

游顧移年契闊宴

處

善曰何敬祖雜詩曰惆悵出遊顧毛詩曰死生契闊翰曰僧達與顏君交游顧吟嘗移

年歲雖契闊為苦

春風首時爰談爰賦秋露未

疑歸神太素

善曰列子曰太素者質之始向

素無形也言人死

明發晨駕瞻廬望路

後歸於無形也

善曰毛

發不寐

銑曰明發謂從夕而至明也神駕謂

靈車早出也瞻廬謂視平生所居也望路謂凶

儀在

心悽目泫情條雲互

善曰李陵詩曰仰視

良曰泫謂下淚條理也言情理

凉陰掩軒娥月

忽失次而亂如雲之互更變也

驚雲逝紛紛互相踰

寢耀

善曰姮娥掩月故曰娥月周易歸藏曰昔

月精

齊曰言涼陰之氣掩

微燈動光几牘誰

蔽門軒也寢曜謂無光也

焯

翰曰几牘謂平生披讀典籍之

處也雖有燈光誰用其焯曜也

衾衽長塵絲

竹罷調

向曰長

擊悲蘭宇屑涕松嶠

善曰楚辭

其如屑

銑曰宇室也

古來共盡牛山有淚

善曰楚辭

屑下也松嶠謂墓所也

日涕漸漸

殲我明懿

善曰毛詩曰彼蒼者天殲我良人

齊曰言古來皆有

死非獨昊天喪

我明美之德也

以此忍哀敬陳奠饋

五臣作敬奠于饋

善曰蒼頡篇

申酌長懷顧望

五臣本

歔歔嗚呼

哀哉

善曰范曄後漢書曰劉陶

疏曰喟

兩長懷中篇而歎

水玉堂重校

六臣文選卷第六十卷



